

入冬后,申城气温立马下了个台阶。孵混堂的人日见增多。外面寒风刺骨,混堂内热气腾腾,浴客们惬意地享受着这强烈的冷热反差带来的欢愉和幸福,尤其是那“三光浴客”,孵混堂的频率更高了。

有人要问了:“上海还有混堂吗?”有,而且还不,光我居住的周边就有五六家之多;当然,现在都称“浴场”了。价格蛮亲民,加搓背等服务,不到百元就可;如果不搓背,花三四十元就可;再好些的大浴场,每次也就百多元就行了。为了习惯和亲切,小文还是用“混堂”这个名字。

再来说说何谓“三光浴客”。这是三位都喜欢把脑袋刮得锃亮的老浴客,都是上海人,也都是中等身材,且形体也相近,均无中老年人常有的大肚腩。心态都很平和,也都喜欢喝两杯,但性格却各异。

先说W光。距退休还有好几年,工作地就是距混堂不远的农贸市,是管理员。他来混堂,必将不长的头发刮得干干净净后,搓个背,再在池边大理石上小睡一会。

我认识他的时候,他还是单身。几年前我无意

中获知他有了女朋友的确切信息。那天在混堂我们照例寒暄一番,不一会,有服务员高声叫着:W光,手机响了,赶紧接啊。他便手忙脚乱地冲进更衣室,从衣箱里拿出手机接听,只听断断续续地说:不要花那个钱,不要啊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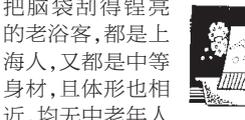
浴客

余建民

那么就选灰色的吧。待其再回到浴池里,我见他满面春风,就问遇到什么好事了?他才告诉我,最近处了个在上海开店的四川籍比他小几岁的女朋友,刚才是女朋友在市中心的商场给他选羽绒服。我连忙祝贺他。

之后不久,在混堂又遇到他,见他皮肤有些红疹,便问怎么回事?他说是皮肤过敏。有搓背师在旁说,W光是为了适应女朋友的口味,练习吃辣投入过猛,过敏了。W光极力否认,说四川人更喜欢麻辣,且以麻为主。

恋爱着的双方,都想疼爱适应对方,无疑是甜蜜的。据说四川妹子也喜欢喝两杯,酒量不比W光小。再说老L。老L是退伍军人,他是“三光”中最



孵混堂的频率更高了。

“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”,进入校园,被那浓浓艺术氛围所吸引,龙腾虎跃的毯子功、咿咿学唱的唱腔课、琅琅读书声的文化课、随着丝竹管弦的伴奏,昆曲、京剧、淮剧、沪剧、越剧、评弹……四处荡漾,一派生机勃勃。莲花路上的母校,已过七十周年了。

岁月流逝,冲不淡初创记忆:上世纪五十年代,在华山路1448号杂草丛生的荒地上,上了一批刚从部队复员的文艺战士,先是铲除一人多高杂草,填平洼地,然后用芦苇搭起了简易草棚,在泥地上铺上几条木板就是练功房。几易其名: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、上海市戏曲学校、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;几易其址:华山路1448号、复兴中路597号、中山西路1551号、莲花路211号……蜕变,记录着创业者越苦越累心越甜的乐观精神。

戏曲教育是多学科、多门类、分工精细、互相配合的工作。老师们生活上慈父般关心着学生思想品德,业务上严师般要求学生勤学苦练。武功老师教各式翻腾动作,为了保护学生在练功中不受伤,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是常有的事。教戏老师唱念做打,每个身段、每句唱腔、每个眼神、每段念白都细致耐心教着主角、配角直至龙套。昆曲班的朱传茗老师那一举手一投足都倾注了全身精气神,哪怕一个小小指方向动作,也讲解得十分细致入微,用他那吴侬软语解说:“从格搭到格搭,再到格搭。”言之不足,再舞之蹈之,伸出那特有的兰花指,随着眼睛从左至右,齐胸高度,徐缓节奏,慢慢移动,指向目标。净行(花脸)老师陈富瑞通过教唱“山门”“寄生草”唱段,加上传统形体动作,把角色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芒鞋破钵”走天涯的悲愤心情讲解得十分透彻……正式演出时,老师们更是不离左右把场,千叮咛万嘱咐直至上场,又急忙赶到下场门为刚下场学生擦汗、换装。当学生在舞台谢幕时,老师早已汗透衣裳。这些老师中有着享誉舞台的名演员和各个门类的行家里手:有笛王之称的许伯道、化妆大王明珠……

忆往昔,茅草棚练功已成忆;看今朝,宽敞明亮练功房不再恍然如梦;向前望,赓续传统戏曲,谱写时代新篇章。

七夕会

张志强

民宿自来水,口感竟然好于瓶装水,这是我遇见的奇事。今年国庆假期,我在安吉大里村的一家民宿住了三晚。天晚刷牙,用客房卫生间里的自来水,不想满口清冽新鲜。惊诧之余,烧水一壶,放凉后,与瓶装水对比着喝,后者只提供凉感,且有益于杀菌的臭氧的味道,没有清鲜的愉悦。这是什么自来水?哪来的?民宿前面十多米,是一座百米高的小山,长满碗口粗三四层楼高的翠竹,风过叶振,响声哗哗。青山必有清泉。难道是山泉?民宿后面,隔路有条清浅溪流,名为太平溪,欢腾着一路向东,遇低跌落,形成白绸般的小瀑布,见石激击,溅出铁花样的四射水。清溪定是好水。难道是溪水?答案直到睡了一觉后方知。次晨吃完早餐,出民宿大门散步,路遇一位六十岁左右的漫步者,

年长者,已近八十了。年轻时在炮兵部队当报务员,不知道是炮声太响,还是因为发报机滴滴答答的高频震动,老L的听力受损了。退伍回到上海后,他无法适应工厂机器的轰鸣声,便被分配到基层医院从事工会工作。

老L的身体不及另“两光”,前些年,心梗发作,装了支架,每天需要服抗凝药;另外,他曾做过腰椎手术,植入钢钉,手术很成功,医生几年前就嘱其取出钢钉,但他不愿意,也因此,从不享受搓背之乐。老L三五天就来一次混堂,每次都是先泡后蒸,再躺在池边热乎乎的大理石上酣睡,之后是剃须、刮头,慢悠悠地没有三五个小时下不来。我问他,你出来洗个澡费那么多时间,家里人不说你吗?他答,没事,小孩成家后另住,他与老伴有分工,他管买菜,老伴负责烧,回家早也没事。

老L喜欢小酌,下酒菜必有坚果,说能补钙。最后说说力士。

力士刚退休没几年,身体强健,尤其是上身肌肉特别发达。他话语不多,但与我谈得来,这缘于他工作的钢厂距我小时候住的棚户区不远,我对那家钢厂很熟悉。力士初中毕业后,曾分配在某工厂,但他自由散漫惯了,恰逢那些年风行“下海”,他便与人一起搞起水产生意,后来又倒腾国库券。手头宽裕了,胡吃海花不说,还喜欢上了赌博,妻子带着儿子与他拜拜。老妈看他整天游手好闲,竭力劝他收心,说,再多的钱,也会坐吃山空,趁四十多还做得动,赶紧找



雪地刁羊 侯伟荣 摄

个饭碗。力士终于收了玩心,进了国营钢厂,当了劳动强度很大的炉前工,安分守己十多年,现在领着一份还不错的退休金。他总是感慨地说,最感恩老妈,如果不是老妈,他现在绝不会享有安逸的退休生活。只是老妈“走了”,未能见到儿子退休后尚富足的日子。

前不久,我正在混堂对着硕大的镜子刮胡子,只见离得老远的大池里有

“鲁郭茅,巴老曹”,六个字,可谓一部极简版中国现代文学史。六位经典作家(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,巴金、老舍、曹禺),不仅搭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骨骼,而且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础血肉。短短三十年现代文学史能够承接光芒万丈两千年古代文学史,显得自然顺畅而不像一个尴尬过渡,幸赖他们介入,否则无法想象。

“鲁郭茅,巴老曹”,高度的概括,恰到好处地覆盖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、电影、文学批评等门类。我曾经为其中长篇小说作者权重过大从而挤出散文、中短篇小说作者的格局而深感迷茫。个人看法是,就小说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而言,巴金虽以《爱情三部曲》(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)和《激流三部曲》(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)确立其文坛地位,但篇幅不太大的《寒夜》和《憩园》才是代表他创作的最高水平;于是想到,用沈从文替换巴金,或许更加公允和合适,至少可以解决散文、中短篇小说上的欠缺吧。不过,斟酌再三,我感理由还不充分。最大难度在于,文学作品,除文字表达和写作技巧外,社会影响力必须永远放在优先位置考虑。当年,无数青年勇敢地摆脱家庭封建礼教束缚,毅然融入革故鼎新的时代洪流,他们行囊中放着一本《家》,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巴金散文数量庞大,然而相对于小说上的成就,总体上比较弱势。我甚至以为,他的散文几与“一流”无缘。这种情况延续至上世纪

个饭碗。力士终于收了玩心,进了国营钢厂,当了劳动强度很大的炉前工,安分守己十多年,现在领着一份还不错的退休金。他总是感慨地说,最感恩老妈,如果不是老妈,他现在绝不会享有安逸的退休生活。只是老妈“走了”,未能见到儿子退休后尚富足的日子。

前不久,我正在混堂对着硕大的镜子刮胡子,只见离得老远的大池里有



雪地刁羊 侯伟荣 摄

桶水带走。经他这么一说,我想起民宿昨日晚餐和今天早餐,土鸡汤的鲜美,土鸡蛋炒韭菜的鲜香,拌黄瓜的脆甜,炒青菜的碧爽,大米饭的亮润,白米粥的糯香。我吃饭的时候就很奇怪,为什么这里的每样东西都这么好吃,却又好吃得像山上翠竹那样爽直,如溪中卵石那般朴实,毫无工业化调味的矫揉造作。现在知道,这一切美味佳肴,实在都有好水的滋润、哺育、加入和渗透,从田地到厨房。

晨间凉风掀起我长袖外衣的衣角,他只穿一件圆领短袖。我问他,常喝山泉后身体怎样。他朗声一笑,说胃舒已多年。我很为他高兴。有水才有肉体肉身的存在,有好水才能筑牢人身大健康的基石,如他。我赶紧回客房接水烧水,灌满两个小保温瓶,带着游玩时喝。这种来自连绵青山中的上好泉水,岂能不抓紧时间多饮?

《随想录》随想

西坡

八十年代,出现了让人完全无法预期的异动——《随想录》出版,改变人们对巴金在现代散文史上地位的刻板印象。凭借这部散文集,“六人转”中巴金的地位空前巩固。我相信每个热爱巴金的读者,对此由衷高兴。

《随想录》的思想性,尤其反思历史惨痛教训、直面现代社会不合理状况,成为人们评估本书价值的抓手,形成了共识。除此,从写作角度上说,我发现《随想录》十分契合新文化运动成果之一——“说话体”散文在当代文学创作上投射、实践和传学。当然,整体上呈现不事雕琢、平和冲淡风格同时,巴金还注意保留一点儿自己标志性的元素,如真挚、深情、激昂、饱满、坦荡……以此跟原属“说话体”阵营的胡适、周作人、叶圣陶、张中行等形成了区别。可以比照的另一个例子是,同样进入晚年,巴金与老友柯灵在散文创作上的追求,明显不同:前者明白晓畅,后者华美典雅。

人书(文章)俱老,重在自然,巴金当之无愧。

从当初读者对《随想录》持热烈欢迎的姿态度上,我们很容易感受它的不凡——据报道,1991年8月30日,上海南京路新华书店举行作家赈灾义卖活动,巴老将香港三联书

店为他加印的150本精装编号《随想录》中的第088号特装本也拿出来拍卖。读者闻讯涌来,把义卖专柜围得水泄不通;40张拍卖活动入场券早被一抢而光。“088号”开价1000元,价格一路攀升,一下突破了1万元,最终被月工资只有60多元的上海玩具厂职工吴淑芳以1.3万元拿下……

这篇报道让我生发疑问:既然出版社为巴金加印了150本编号特装本,理论上说,那150本应当被巴金悉数收入囊中,换言之,只有巴金才有处置权。可是,我有一本啊——编号:118;出版者:北京三联书店(不是香港三联书店);出版时间:1987年10月第1版;印数:150;书号:10002·119;书价:无。我的“118”并非通过拍卖获得,更非巴金赠予,故而缺少“慈善”和“签名”概念加持,与吴淑芳的那本不在一个段位。

那么,那本“118”又从何而来呢?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北京三联书店《读书》杂志一位大名鼎鼎的编辑托我给她搞一套《宋人小说》,此事不难办;过了一些天,她竟给我寄来编号为“118”的《随想录》。此举虽含投桃报李之意,但在我,肯定是易如反掌;在她,可能是艰难选择。

我心中,珍贵的友情远远超过珍贵的版本;至于“118”,究竟是编辑部得到巴金许可从150本中截留,还是巴金赠给哪个编辑或经各种辗转,我已懒得刨根问底。

鸟是会唱歌的流星,梦是戳不破的人影。我跟着一只又一只鸟,在四时和五感构筑的图书馆里,巡游于一本本书中。冬天是一本画册。雪地里,车轱辘和井盖儿宛若素净的脸上的一颗颗无神的乌眼珠子,它们呼出的浊气像皱起的眉头,而拥上去蹭热气的圆胖麻雀,则像在那皱眉上落下了几枚响亮的亲吻。

在雪中欢蹦着的小毛团子,如同是白纸上用墨卷了几笔,点了几下画出来的。一旦它们与黑色的橡胶圆环和金属圆饼融为一体,又在我走过时瞬间解散,就从写意的国画变成幅现代主义画作了。

秋天是武侠小说。碧空下,一只身披黑白大氅的长尾雀鸟高过那刻我眼中所有的斑斓锦叶,荡至楼顶,放声狂笑,睥睨山巅的大反派似的。往返早市的阿姨、大爷,上学途中的孩子,家长无不驻足。

人群中的我好似被哪位正派长老带来,却没有资格参与对话的弟子。破空声自身后响起,未及回头,一对急着去给宗门送信的鸽子就从身侧折过去了。难得的,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暗器迸身的感觉。

夏天是科幻漫画。第一页,天空迫近,一只大手压下来,乌云汇聚,是它变幻莫测的掌股。大雨落下,小区里不见人,我惊奇地发现鸟儿也都默契地离开了树,隐入了钢筋水泥之中。居民楼在这色调、湿气里幻化成了巨大的骰盅,炸裂的鸟鸣自其间传出,又重又响,像不断摇动的色子的声音。

在下一页描绘的未来里,鸟是濒危被保护了起来,变异了,还是灭绝后,叫声被存档留念;是作为伙伴,准备和人类并肩对抗外星生物,还是完成了全面进化,疾呼着来拯救困于盒子里的我们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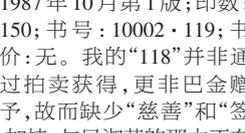
春天是一本诗集。大树前,我见证了一只鸟的进击。我看不清它的身影,但能看到那缕勾缠着它的长条塑料一次次冲向树冠密生的枝丫。我听不到它的振翅和鸣啼,但知道它在蓄力。它蓄力举起了指挥棒,塑料与树枝的撞击声是倒数的节拍,我们都在等待着下一刻响起弦乐的重音。

终于,它冲了出来。那一刻,我才发现,它竟那么小,要靠它的向上和有力才能判定那不是一片落叶。小鸟终将束缚留在了大树之上,旗帜般飘扬。那一刻,不必为它写诗,它自己成诗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耳朵总在寻觅这些自由的精灵。放飞了听觉,剩下的我能否想象出,它们的声音可以饱满得像流星的额头,灵动得像流星的尾巴,悠长得像流星的痕迹,明亮得既可以催开一面大江,也可以点醒一瓣雪花?

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眼睛总在追逐这些丰盈的生命。放飞了视觉,剩下的我能否想象出,它们犹如从梦中采样来的颜色、斑纹、质感,或锋锐或轻透的眼神,能够牵引着我走出幢幢的人影,缓下惶惶的心跳,直至在山水间同频于自然的脉搏?

不,它们是比我的想象更好的造物。在飞鸟的图书馆里,我仰着头,胸腔鼓荡,喉咙干渴,仿佛飞过天空的是我,仿佛留下歌声的是我。



阿伟为

飞鸟图书馆

阿伟为



阿伟为

「戏」话当年

张志强

「戏」话当年

健康

健康